



最忆是听书

□李守亭

冬日午后,阳光透过飘窗,温暖地洒在那本珍藏记忆的影集上。我翻看到与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的合影时,耳畔仿佛响起她悦耳动听的说书声,也想起我儿时听评书的难忘时光。

1980年前后,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岳飞传》《杨家将》等通过广播传遍千家万户,风靡大江南北。那时我刚上小学,农村文化生活贫乏,收音机还是稀罕物,我们村没几台。村中十字路口西南角电线杆上的大喇叭一响,便是全村的书场。中午或傍晚放学铃声一响,我们不急着回家,背起书包拔腿就往大喇叭底下飞奔。附近很多大人也忍不住放下手头的东西,赶去侧耳倾听。

“上回书说到,朝廷连发十二道金牌召岳飞回京……”刘兰芳的声音又从大喇叭里“跑”出来了!她的声音像是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,抑扬顿挫,铿锵有力,令人着迷。她说“炮声四起”,你耳边就会传来“叨叨咕噜叨”的连珠炮声;她说“金鼓齐鸣”,你便听见沙场战鼓咚咚;她说“马踏连营”,你眼前仿佛战马嘶鸣,卷起漫天烟尘……我们仰脸望向那个铁皮喇叭,仿佛那里真能杀出“踏破贺兰山缺”的岳家军来。

刘兰芳说书,喜怒转瞬之间,动静改口便有,一张嘴里藏万千乾坤。说《岳飞传》“泥马渡康王”这段,刘兰芳把山东肥城一带流传的神话故事进行艺术处理,剔除迷信成分,将金兵追击时助康王赵构渡黄河支流脱险的“泥马”改为“白马”,说得扣人心弦。说到苍凉处,老师宗泽临终前瞪大眼睛望着开封黄河方向,连呼三声:“过河!过河!过河!”刘兰芳的嗓子近乎沙哑。说到悲伤处,她声调往下一沉:“朝廷以‘莫须有’的罪名将岳飞父子杀害于风波亭,千古奇冤啊……”话音未落,听书的人们抹起眼泪。说《杨家将》,一到厮杀场面,她的语速陡然加快,字字如爆豆:“只见杨六郎一杆枪舞得风雨不透,咄咄咄!连挑辽将二十八员!”听到起劲处,孩子们再也按捺不住,拿树枝当长枪比划起来。

每当说到扣人心弦的紧要关头,她就戛然而止,“咄!”醒木一拍,声调一扬,徐徐收音:“欲知后事如何——且听下回——分解。”故意一停一顿间,听得我们大气不敢出,在刚才的精彩场景里沉浸良久,随后便七嘴八舌地猜测接下来的故事情节,意犹未尽地各回各家。她在说《杨家将》时,不知多少回以“穆桂英要大破天门阵”收尾,吊足了我们的胃口,既有没听过瘾的遗憾,又有萦绕心头的期待,翘首以盼明天的听书时刻早点到来。

于我而言,当时更大的遗憾是“只闻其声未见其人”。做梦也没想到,30多年后,我去沈阳采风偶遇刘兰芳。当年75岁的评书大师,从电波和岁月中穿越而来,和蔼的面容和熟悉的声音,是那样亲切而真实,一张合影定格下我得偿所愿的珍贵瞬间。

“此人家住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,姓秦名琼字叔宝,铜打三州六府,马踏黄河两岸……”这一沙哑的独特嗓音,是从我家收音机里传出来的——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隋

了单田芳的《百年风云》《明英烈》等评书,他声情并茂、幽默风趣的播讲风格,“不到黄河不死心,不撞南墙不回头”“眉分八彩,目若朗星”等耳熟能详的顺口溜,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。我除了对刘兰芳、单田芳的评书着迷之外,也爱听袁阔成的《三国演义》、田连元的《刘秀传》、田占义的《李自成》……真是百花齐放,各有千秋!从这些雅俗共赏的评书中,我知道了三足鼎立、四郎探母、岳母刺字、虎门销烟等历史故事,诸葛亮、寇准、岳飞、左



2019年5月,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与本文作者合影于沈阳。

唐演义》。在供销社上班的父亲花二十几元——那是他近一个月的工资,买了一台“黄河”牌收音机,结束了我在大喇叭下听评书的时光。有了收音机,全家人吃饭时围着它,足不出户就能听评书,其乐融融。但新的烦恼随之而来。家里的农活儿需要我添把手时,不得不忍痛割爱。那个星期天,刚吃完午饭,我继续津津有味地听单田芳说《隋唐演义》,正说到两条好汉李元霸和裴元庆要决一死战,母亲下了“命令”:“快关上,趁着天好,咱们去北坡拾棉花!”尽管心里不乐意,嘴上还是连忙答应,不情愿地关掉收音机,一起上坡干活儿去。

顶着烈日,到了北坡一看,棉花开了白茫茫一坡。我一边拾棉花,一边挂念着评书里李元霸和裴元庆谁先出招,谁胜谁负,谁的大锤更厉害。只盼望早点干完回家,别错过傍晚的重播。不料干了整整一下午,回家时天已擦黑,重播虽未结束,但恰恰没赶上这一段,留下深深的遗憾。直到几年前,我才借助网络搜到这回书,痛痛快快地听了一遍又一遍,了却一桩心愿。

我听书越来越上瘾,接下来又听

宗棠及董卓、潘仁美、秦桧、袁世凯等历史人物,他们或忠或奸、或善或恶的鲜明形象,在我的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。从评书中汲取的丰富营养,滋养了我以后的学习和工作,助我走上写作之路;从评书中学到的为人处世,成为引领我走好人生之路的明灯。

在文化娱乐形式日益多元的今天,听书仍是我的最爱。岁月流转,尽管收音机换成了手机,无线电波换成了互联网,定时播讲变成了随时点播,但那些熟悉的声音和故事,依然那样真切鲜活,永远在我的记忆中回响。

主办单位:
山东黄河河务局
山东数字文化集团
承办单位: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
征文投稿邮箱:
qlwbfnjzg@qq.com

幸福河畔 美丽家园

□马光仁

济南长清区归德街道双乳村住户曹修刚家里,收藏着一张清朝光绪十九年(1893年)的迁民局执照。执照系8开纸大小,暗白色草边纸,上书:“长清迁民局为给发执照事案照本局办理长清迁民事宜,现将应迁各户于堤外就近购地安置,兹查得孟家道口庄孟昭强计给中亩地九厘,又津贴盖屋钱捌千……光绪十九年六月廿七日”,并盖有迁民局印章。

由于黄河常年流淌泥沙,河底逐年抬高,成为一条地上“悬河”。古代黄河不断发生洪水灾害,最突出的则是下游的决口泛滥,地方政府采取了就近移民的政策。据历史记载,从光绪元年,即1875年开始,黄河每年都溃坝、溢堤,当地政府上奏清廷拨、筹、征收银两,一边加筑黄河坝堤,一边让滩区老百姓迁出。1892年,历城、章丘等州县沿黄被淹村庄的居民开始搬迁。12月,迁徙完竣,共迁出历城、章丘、济阳等8州县村庄350个,计33297户,新设村庄339处。当年还加筑了济南地段黄河南岸长堤,大堤西起齐河北店,东至历城华山,长20余公里。第二年,当地政府开始对迁民进行补偿。此迁民局执照就是对迁民补偿的执照。

如今国家的“治黄”决策取得了显著成效。沿黄连年栽植防护林带,锁住了风沙,加固了黄河坝堤,增强了防水能力。2001年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全部竣工,2002年开始进行黄河调水调沙,“黄河一瓢水、半瓢沙”的景象已经成为历史,借助自然的力量,依靠大型水库的人工调节,通过调控水库泄水,把淤积在黄河河道和水库中的泥沙尽量多地送入大海,冲刷河床,让地上悬河不再抬高。

2017年,国家发布《山东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规划》,涉及山东7市17县,总投资260亿元,60万山东滩区居民长久以来的“安居梦”“致富梦”变为现实。黄河滩区脱贫迁建,建设千里黄河生态经济走廊,使迁建群众有自我发展能力,确保“搬得出、稳得住、逐步能致富”。

长清区归德街道崇德苑社区由黄河滩区迁建安置的董庄村、曹楼村等24个村组成,共2808户、10469人,2020年6月全部搬迁入住。社区内环境优美,景色宜人,有两处大型超市、一处幼儿园、一处养老院,紧邻归德中心医院,距离小学一百米、中学三百米,有三处健身广场,一处笼式足球场。楼房有电梯,有暖气煤气。生活环境得到改善,生活质量提高,子女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资源,生活更加便利,提高了居民的生活品质,丰富了文化生活,促进了乡村文化振兴。万里黄河,奔腾依旧,如今的长清百里黄河滩区变成了幸福河畔的美丽家园。

